

# 負歷史遺產、博物館與城市文化治理

林昱伶、陳盈儒、楊晴羽／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生

## 一、城市負面歷史的保存與再現－以長崎原爆事件為例

林昱伶

日本長崎市作為世界最後一個被爆地，在滿目瘡痍過後踏上一段漫長的復原之路，原爆事件對於城市及市民而言，是凍結而無法遺忘的負面歷史，也因此產生許多負面遺產（Negative Heritage）。本文則依據筆者於2019年5月14日至18日至長崎市參訪，田野所遇之十處相關地點<sup>1</sup>為觀察個案，並以田野資料為線索，爬梳相關文獻與政府資料，欲理解長崎市政府如何展開保存與再現負面歷史與遺產的行動，與之共存。

這樣的行動奠基於官方積極重建地域的政策。自設置「災害調查特別委員會」後，至今仍持續進行復原工作，包括生存者及後代生活與健康調查、醫療、公共衛

1. 包含國立長崎追悼原子彈死難者和平祈念館、長崎原爆資料館、長崎市永井隆紀念館、原子彈落下中心地（爆心地）、和平公園、被爆當時的地層、福濟寺（長崎觀音）、浦上天主堂、江崎龜甲美術品製作所與岡正治平和紀念資料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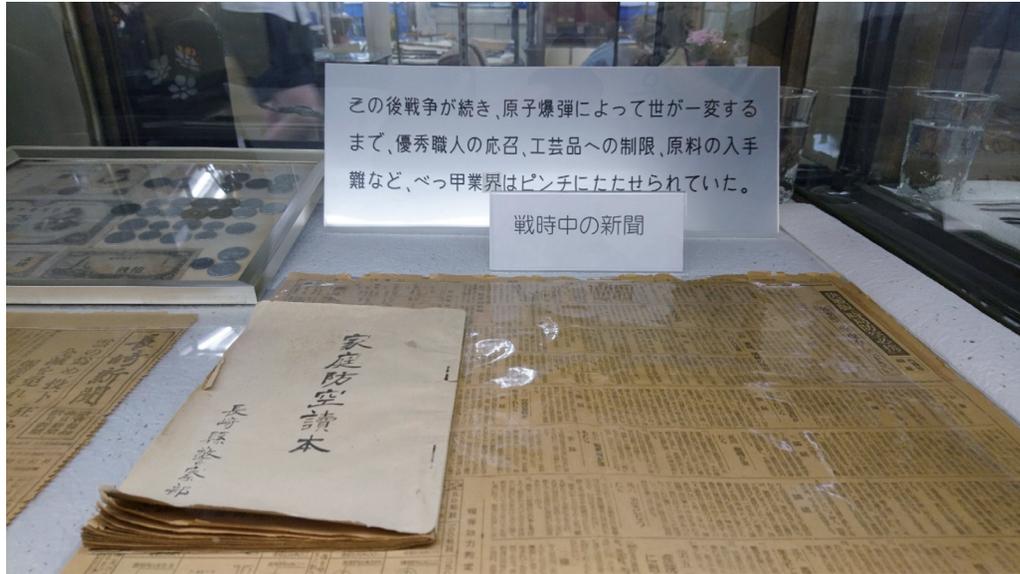
表1 長崎原爆政策記事及相關設置 (一) (整理/林昱伶)

| 西元時間 | 日本年號  | 記事  | 相關設置  |
|------|-------|---|---|
| 1945 | 昭和20年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8.9   11:02 原子彈投爆</li> <li>9   「日本學術會議原子彈災害調查特別委員會」展開調查</li> </ul>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浦上天主堂(1895)、福濟寺(1628)被毀</li> <li>爆心地：核子彈災害調查團修建標誌</li> </ul> |
| 1948 | 昭和23年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7月   「原爆傷害調查委員會 (A B C C)」在長崎的相關設施與活動的展開</li> </ul>  |   |
| 1949 | 昭和24年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4月   設置「長崎原爆資料保存委員會」</li> <li>7.7   《國際文化都市建設法》投票</li> <li>8.9   《長崎國際文化都市建設法》施行</li> <li>8.9   長崎市市長首次宣布「和平宣言」</li> </ul>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5月   在平和公園內開設「長崎市原爆資料館 (六角堂)」</li> </ul>                     |
|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7月   「長崎原爆資料保存委員會」發表被爆狀況</li> <li>10月   全國核子彈爆炸受害者生存者調查 (人口普查附帶調查)</li> </ul>  |   |
| 1951 | 昭和26年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長崎國際文化城市建設計劃</li> </ul>  |   |
| 1955 | 昭和30年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4月   長崎國際文化館開館</li> </ul>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8.8   在平和公園內「和平祈禱像」揭幕</li> </ul>                             |
| 1960 | 昭和35年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0月   實施「原爆被爆者實態調查」(廣島縣·市，長崎縣·市)</li> </ul>  |   |
| 1968 |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浦上天主堂移地重建</li> <li>爆心地石柱重建成為現今所見</li> </ul>                  |

表2 長崎原爆政策記事及相關設置 (二) (整理/林昱伶)

| 西元時間 | 日本年號  | 記事  | 相關設置  |
|------|-------|---|---|
| 1979 | 昭和54年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1.23   福濟寺重建完成</li> </ul>         |
| 1981 | 昭和56年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在長崎國際文化中心的「長崎平和會館」開館</li> </ul>  |   |
| 1988 | 昭和63年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6月   長崎縣與長崎市共同設置「長崎原爆被爆地域問題檢討會」</li> </ul>   |   |
| 1989 | 平成元年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3月   制定「長崎市民平和憲章」</li> </ul>   |   |
| 1994 | 平成6年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2月   頒布「原子彈彈被爆者に対する援護に関する法律」</li> </ul>   |   |
| 1995 | 平成7年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0月   岡正治平和資料館開館</li> </ul>        |
| 1996 | 平成8年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4月   設置長崎市原爆死沒者追悼和平祈念館建設問題討論委員會</li> <li>4月   原爆被爆對策部「平和推進室」與「原爆資料館」的設置</li> </ul>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4月   長崎原爆資料館開館</li> </ul>          |
| 1997 | 平成9年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8月   平和公園再整備工程、向厚生省提交《長崎市為建設追到原子彈死難者和平祈念館的請願書》的要求，要求歸檔原爆受害者清單</li> </ul>           |   |
| 1999 |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長崎市永井隆紀念館開館</li> </ul>             |
| 2000 | 平成12年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4月   原爆被爆對策部設置「追悼和平祈念館開設準備室」</li> </ul>  |   |
| 2001 | 平成13年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根據「長崎市城市景觀基本計畫」，平和公園等周邊地區被指定為「平和公園地區景觀形成地區」</li> </ul>                             |   |
| 2003 | 平成15年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7月   國立長崎原爆死沒者追悼和平祈念館開館</li> </ul> |
| 2011 | 平成23年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3月   被爆資料 (写真) 開始在網路公開</li> </ul>  |   |





圖一 江崎龜甲美術品製作所原爆相關展示 (攝影/林昱伶)

生、地質研究等等。其中1949年8月9日施行的《長崎國際文化都市建設法》<sup>2</sup>確立了重建長崎的方向，同時揭示了官方欲將負面歷史轉化為推進和平動能的企圖，也因此展開相對應的都市建設計劃及長崎國際文化館的設置。筆者田野所遇地點中有八處皆是官方管理單位<sup>3</sup>，包含有厚生勞動省（日本中央省廳）以及附屬於長崎市政府下的原爆被爆對策部平和推進課、中央總和事務所地域整備1課、文化觀光部文化財課、文化觀光部世界遺產課等。從官方角度梳理政策頒布、相關設置建立與官方管理單位的配置，可以理解負面歷史與遺產是基於何種上位的立場被保存與再現。

2. 該法目的在於將長崎市建設為國際文化城市，以增進國際文化與實現永久和平的理想。

3. 此為筆者於2019年11月的調查。



筆者在此必須提出的是，礙於篇幅限制，上述所提的單一法律無法代表官方細緻組織的重建網絡，尚有其他法令如《原爆倖存者援助法》、相關委員會及調查研究等在此無法詳述，也必須意識到，除了官方之外也存在民間的努力。如江崎鼈甲美術品製作所與岡正治平和紀念資料館，兩者皆從自身經驗出發，以小歷史敘事來記憶原爆事件，包含災後工藝業的衝擊以及因戰爭被輸送至日本的中國與韓國被爆者等。從非官方的民間角度則可看見在官方論述下被忽略的敘事，同時也提醒我們必須理解原爆事件的複雜性與負面歷史保存、再現的多元可能。



圖二 岡正治平和紀念資料館入口處（攝影／林昱伶）

## 二、長崎原爆資料館與祈念館的連結

陳盈儒

二戰後成立的「長崎原爆資料館」（以下簡稱資料館）與「國立長崎追悼原爆死難者和平祈念館」（以下簡稱祈念館），分別以理性知識與情感悼念；官方敘事及個人故事的佈局，分工又串連地展現博物館記憶原爆歷史作為。館方連接兩館參觀動線，強調「在資料館了解、在祈念館祈念」，這樣的連結帶來何種參觀經驗？長崎這座城市如何透過資料館與祈念館來記憶與哀悼原爆事件？除了智性上理解原爆事件外，祈念館所著重的、心理層次的悼念有何重要性？這些問題皆是本議題筆者關注的核心。

資料館展覽以長崎為原爆受害者的角度敘事，從十六世紀長崎歷史講起，到遭受原爆的傷害、毀滅，最後是戰後城市的復興，以及未來廢除核武的願景。展覽內容以大量動態、靜態影像呈現原爆後長崎宛如煉獄的場景，並以真跡物件佐證。整體而言，資料館展覽偏向知識學習型、符合館方目標「向全世界講述原爆的受害悲慘故事、表達祈禱和平的願望」。而祈念館的功能則與資料館相當不同，以「追悼」為核心的祈念館，處理的更像是心理層次的議題。其追悼大廳是一處寧靜且具聖潔感的空間，深處存放原爆死難者名冊。當觀眾從資料館順著館方連結的動線走進追悼大廳後，可以在此將先前參觀中可能累積的複雜情緒，在死難者名冊前轉為致哀，或是祈念。

博物館學者Julia Rose曾言，展示困難歷史（difficult history）是一條進路，可以為世人帶來哀悼、紀念、教育等意義；但它同時也可能為人們帶來震驚、痛苦、不安等感受。若未對此處理，博物館經驗有可能會成為一種負面經驗，造成觀者抗拒再參觀，或在參觀前已先建立心理防衛機制；祈念館的悼念功能可以說是處理上述震驚、痛苦等感受的一種方法。而戰爭議題之複雜與難言，再加上每座博物館皆有其觀點與資源條件限制，在一所博物館中要處理所有原爆面向實屬不易。





圖一 資料館展覽中的靜態影像與真跡物件 (攝影/陳盈儒)



圖二 在祈念館的祈念大廳深處安置著原爆死難者名冊 (攝影/陳盈儒)

因此，或許資料館與祈念館的「分工」是給予觀者更全面認識、接受同一議題的處方。就此面向而言，在筆者的觀察中，資料館與祈念館的連結確實有其意義與實際效果。

### 三、銘記原爆歷史的另一種途徑：試論長崎市永井隆紀念館的展覽

楊晴羽

#### 前言

永井隆是誰？在各種談論長崎原爆歷史的資料當中，他是時常被提起的人物。永井隆本身是原爆的受害者，亦即所謂的「被爆者」。在這個身份之外，永井隆在原爆事件中，也身兼醫師、研究者、精神導師與作家等角色，試圖治癒原爆在生還者身上與心上留下的巨大創傷，可說是長崎民間社會中最早一批勇於回應原爆事件的指標性人物。

雖然永井隆在原爆後僅生存了六年便過世<sup>4</sup>，但他在這段期間許多激勵人心的事蹟、十餘本以原爆為主題的著作皆成為後人認識長崎原爆歷史的素材，並成為長崎市民記憶原爆歷史的節點之一。因此，本文欲透過分析長崎市永井隆紀念館（以下簡稱紀念館）的常設展，試論紀念館如何以個人生命史的角度記憶與訴說這段關於原爆的負面歷史。

#### 永井隆的重要性

在進入展覽分析之前，有必要先就被爆者在戰後的社會處境與相關支援團體出現的時代背景做概要性說明，以理解永井隆的重要性。基於對原爆後遺症的不理解與恐慌，被爆者在戰後飽受社會歧視，同時需面對原爆造成的長期性身心健康問題，以及因此衍生的經濟困難。在漫長的復原之路上，一直要到1954年的福龍丸事件<sup>5</sup>引起一波

4. 根據永井隆官網資料顯示，永井隆出生於1908年（明治41年），卒於1951年（昭和26年）。



社會運動後，才陸續出現具規模的被爆者支援團體，以爭取醫療補助、廢除核武、支援被爆者自立服務等為目標 (Southard, 2017)。

由上述可知，戰後最初的十年間，被爆者可說多處於孤立無援的狀態。因此，永井隆雖然因早逝而無緣參與上述的社會運動，但早在被爆者支援團體成立之前，他便抱持著相當堅決的反核武立場，並透過各種行動試圖療癒被爆者的身心創傷，例如投入原爆後遺症的研究、捐出版稅以支援市區重建工作<sup>6</sup>、為貧困被爆兒童蓋私人圖書<sup>7</sup>等。由此觀之，永井隆的行動可視為戰後最初十年中少數難得的被爆者支援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永井隆曾在「浦上教會聯合追悼會」代表教徒致詞，主張長崎的犧牲是為人類發動戰爭而贖罪，延續了長崎四百年的基督徒殉教歷史 (Southard, 2017) 。Southard (2017) 指出，永井隆的主張影響了許多教徒被爆者，且其作品影響日本社會深遠，讓日本社會大眾認為長崎倖存者是以虔誠的心態面對原爆，與廣島倖存者主動表達憤怒的形象不同。

### 三、 展覽內容與展示手法分析

常設展分六個展區 (表1)，作為展覽起始的展區一採用常見的人物介紹方式——年表及影像，概述性地介紹永井隆的一生。接續的三個展區，則依照永井隆的生命歷程，描述他在原爆前的生活、原爆當下的經歷與心境轉折、原爆後的行動與對原爆的看法、生命末期的著述生活。最後的展區六則聚焦於永井隆的思想層面，利用12則摘

5. 福龍丸事件源於日本漁船福龍丸因美國試爆氫彈而遭受無妄之災，這起事件促使日本國內出現全國性的反美、反核武試爆運動浪潮。在此背景之下，廣島趁勢在原爆十週年紀念日舉辦「第一屆禁止原子彈與氫彈世界大會」，隔年移師長崎舉辦。被爆者開始在利用這些全國關注的場合中說出自身經歷，並呼籲廢除核武。與此同時，地方性與全國性的被爆者支持團體也紛紛成立。

6. 參考資料來源：長崎市永井隆紀念館導覽折頁資料

7. 參考資料來源：長崎市永井隆紀念館導覽折頁資料



錄自本人著作的句子，傳達「反戰、反核武、反思日本戰爭責任、渴望和平」等訊息。

表1 展區與展板內容大意列表

| 展區             | 展板內容大意                            |
|----------------|-----------------------------------|
| 展區一：永井隆博士的生涯   | 永井隆生涯概述                           |
| 展區二：醫學與信仰      | 永井隆在原爆事件前的生活樣貌                    |
| 展區三：原爆！那個時刻    | 永井隆在原爆事件中的親身經歷，以及從沮喪絕望到力圖振作的心境轉折。 |
| 展區四：祈禱和平       | 永井隆鼓舞人心的具體作為，以及對原爆事件的看法           |
| 展區五：如己堂的著述生活   | 永井隆最後幾年以著述為重的生活樣貌                 |
| 展區六：來自永井隆博士的教導 | 傳達反戰、反核武、反思日本戰爭責任、渴望和平的訊息。        |

整體而言，常設展在展示手法上有兩個特點。首先，展覽成功地營造如見本人的觀展氛圍，這又體現在展板文字與展品兩方面。在展板文字方面，直接取材自永井隆的著作或是其他人以永井隆為主題所撰寫的著作，且多以第一人稱口吻呈現，營造出永井隆正在對觀眾說話的氛圍。在展品方面，則陳列了大量的人物照片、親筆書畫、手稿原件與本人使用過的物品，如畫具、餐具、衣服等。在展板文字與展品的加乘效果下，讓觀眾觀展時產生永井隆彷彿就在現場的感覺。

其次，展覽形塑了多元且飽滿的人物形象。展覽依循著永井隆的生命歷程，透過不同的事件，堆疊出永井隆的多種形象，包括醫生、作家、慈父、虔誠教徒與和平祈禱者。在這些形象之中，又以「虔誠教徒與和平祈禱者」的形象最鮮明，例如在不同展區的展板文中，字裡行間不時出現與宗教相關的描述，並可見到許多與宗教相關的展品。





長崎市永井隆紀念館外觀 (攝影/楊晴羽)



長崎市永井隆紀念館常設展廳 (攝影/楊晴羽)

#### 四、 結論

總結來說，紀念館的展覽在展示論述上，一方面符合長崎市官方在談論原爆事件時以祈求和平為基調的立場，另一方面也提供了較少出現在長崎市官方發言中的觀點，即永井隆認為被爆者是為人類贖罪而犧牲、反省日本戰爭責任等看法。在展示手法上，拉近了觀眾與永井隆之間的距離，營造如見本人的觀展氛圍，並透過不同生命階段的經歷，堆疊出飽滿且多元的人物形象，其中又以虔誠教徒與和平祈禱者的形象最鮮明。最重要的是，紀念館的展覽在大歷史敘事之外，透過指標性人物的個人生命史去談論原爆事件，作為銘記原爆歷史的另一種方式，也讓觀眾有機會看到更多醫療救援之外的市民行動與回應。

#### 五、 參考文獻

長崎市永井隆紀念館官網。上網日期：2020年1月3日，檢自：<https://nagaitakashi.nagasakipeace.jp/japanese/history.html>

長崎市永井隆紀念館導覽折頁資料

Southard, S. 著、楊佳蓉譯，2017。只要活著：長崎原爆倖存者的生命故事。台北市：馬可孛羅文化。

